

土地翻一翻,又可以种菜了

□ 崔立(上海,公务员)

爷爷过世的时候,因为要办葬礼,屋子前的那一块菜地翻掉后铺上了油布,上摆桌椅。之后,油布被掀掉了,菜地已被踩得像一大块石板。父亲翻地,手艺差点火候,钉耙要么只翻起表层一点点的土,要么被直接弹了起来。好大一会儿,脸红又汗如雨下,才翻松一小部分。

这块菜地原先一直由爷爷打理,一年四季,种满了各种蔬菜,不用农药。炒菜之前,只需直接采摘便是,新鲜、健康。

工作后每次回老家,车上总塞满了爷爷的菜,我说,够了够了;爷爷说,够什么够,你多带点,我也放心。

这块菜地现在真的还能再种菜吗?我比较怀疑。那一天,父亲给我打电话,说,这个周末回家一趟吧,爷爷的“五七”到了。我说,好的。我推掉了原本安排给我的活儿。车子停在屋前,只见菜地里种上了青椒、黄瓜、茄子、番茄等等,怕鸟儿啄食,番茄还被罩在了网内。恍惚间,我觉得爷

爷还在。

父亲说,我和你妈每周都回来,这次刚好可以摘菜了,你带点回去。又说,我们马上要退休了,也要为将来的田园生活做准备,这地是真肥沃,长势竟这么好。他一脚踩进菜地,娴熟地拔除青椒根部处的几株野草,以前从来看不到他有这样的动作。

父母鬓角冒出斑白,从他们身上,也看到了若干年后的自己。我也完全可以伺弄这片土地吧,翻一翻,又可以种菜了。



开口要礼物

□ 青弋(上海,白领)

那天是周五,我正在上班,突然接到妈妈的来电,一惊,以为出了什么大事,因为平时都是我打给妈妈的。妈妈在电话里有点不好意思地说,母亲节快到了,妹妹买了一双鞋已经送到她手里,而我为何没有动静。

我大笑,老妈,我也不知要给您买什么礼物,打算母亲节那天给钱算了。她立即说,我不要钱,你上次买给我的各种维生素、钙片挺好的,就继续买吧!我连声说好的,马上下单。妹妹告诉我母亲节当天正好收到了,妈妈很高兴。

说实话,我一直在为给妈妈买什么礼物而发愁。也曾为她买过各种衣服、围巾、帽子,甚至手镯类,可她似乎并不喜欢,也不太穿戴。记得有一次,我在商场给她买了件价值不菲的羊绒衫,结果她总共没穿过几回,一直穿着自己买的地摊货。我妈的态度会让我对送她礼物没什么信心,

有时就直接给钱。

大约我妈也意识到送礼者与收礼者之间达不到心有灵犀,就主动打电话向女儿索要自己想要的礼物了。我觉得这样敞开心意的问题,有时你精心准备的并不是他人喜欢的。刚结婚时,先生也会自作主张地送我一些他认为女人喜欢的东西。但往往那不是我想要的,于是,这些礼物会被打入冷宫。后来,他问我想要什么,我也直言想要诸如一对珍珠耳环或者一条项链,不用他猜,彼此开心。

母亲节那天,关于礼物的事我认真回忆自己与妈妈的相处时光,心里充满感激。因为我从小到大,妈妈送给我的东西实在是数之不尽。90年代初,我在外读书,她来学校看我,送我一块上海牌手表,价值

50元,当时一碗面才一角钱啊。妈妈给我零花钱也大方得很,虽然我们家当时并没有什么钱。妈妈送的上海牌手表我至今仍留在身边,有些礼物即便失去了使用价值,仍是无价之宝。对于妈妈花钱大手大脚的习惯,奶奶曾委婉批评过:“外有挣钱手,家里也要有聚钱斗。”但成长至今,扪心自问,恰恰是妈妈的温柔、大方与包容给了我内心的安全感。

从小享受妈妈在金钱上对我的大方,我觉得是她的母性使然。现在,我对在外读书的女儿也如此,虽然我也并不是富有的母亲。也许生命的意义就在于,我们只需要一代代地把爱传递下去,让爱流动起来,无需给孩子这样那样的指指点点,成长本是一件简单自然的事,如花开、鸟飞、虫鸣。

亲人之间想要什么礼物还是直言不讳最好。

